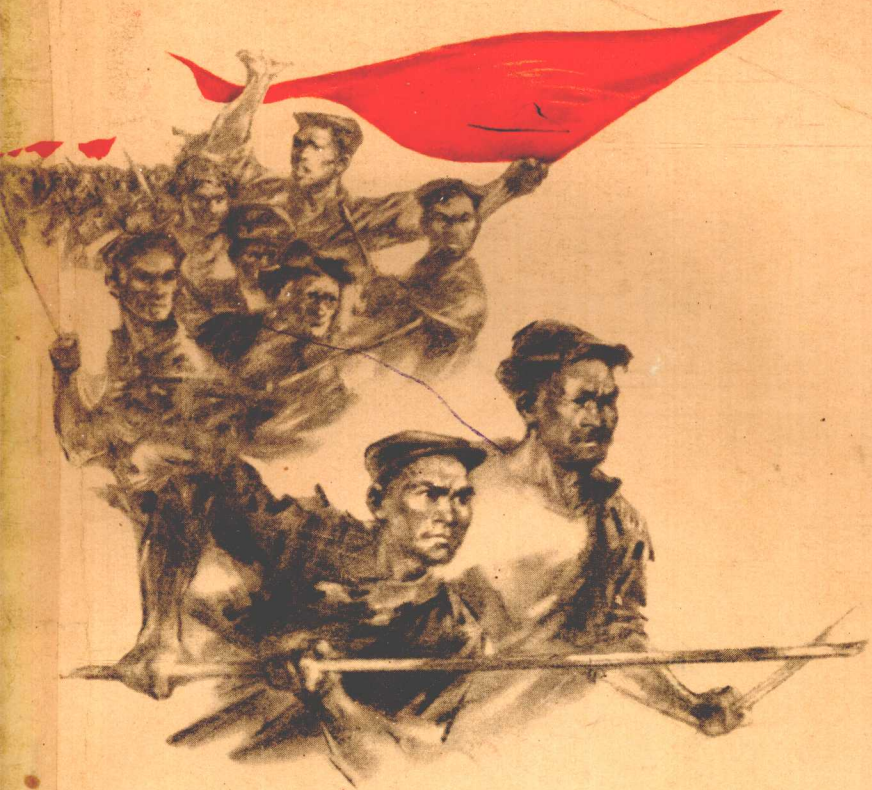




江岸怒涛

江岸车辆厂革命斗争故事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江 岸 怒 涛

——江岸车辆厂革命斗争故事

江岸车辆厂政治部编写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江 岸 怒 涛

江岸车辆厂政治部编写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197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6·660 定价：0.19元

目 录

考工.....	1
曾玉良怒打徐老虎.....	8
愤怒的烈火.....	12
智撵“屎克螂”.....	17
严惩活阎王.....	27
汽笛长鸣.....	36
江岸怒涛.....	41
狱中斗争.....	53
平车场的秘密.....	65
严叔爷.....	72
2021车厢.....	80
“修锅炉”.....	93
黎明前的战斗	103
后记	112

考 工

一九一九年深秋，江岸机器厂放出风声，说又要招收小工了。武汉三镇失业工人，郊区破产农民，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有的变卖了衣物，有的借了高利贷，东扯西拉，凑上几个钱，买了烟酒点心，提着鱼肉鲜蛋，往厂里有权势的大监工家里送，希望能进厂混碗饭吃。“谁要想考工，先得把礼送。”这是机器厂建厂以来的老规矩，如果不花钱“送礼”，连名都报不上，当然就更谈不上进厂了。厂子里那些监工把头，利用考工敲诈勒索，从中大捞一把的事，真是数也数不清，说也说不完。

靠近汉口的孝感县，有个叫赵俊南的年轻农民，在农村被地主逼得活不下去了，听说江岸机器厂招工，心想：凭我这一身力气，难道在城里还糊不住一张嘴？他心一横，卖了家里仅有的一床棉被，别了老娘，离乡背井，赶到汉口，好不容易在一个同乡那里借了个宿处，下午上街，一咬牙，买了两瓶酒，送给了机器厂监工冯敬安。

冯敬安是机器厂的大头佬，这家伙诡计多端，阴险毒辣。他收下礼物，爱理不理地说：“你想进厂做工？那好。可是我把话说在前头，只能给你报上个名字，考上考不上，这要看你自己的运气。”

赵俊南回到同乡那里，天刚黑就上床躺下了，可是翻来复去睡不着，一桩桩心事直翻腾。他想到了父亲的惨死，想到了自己放牛、帮工的苦日子，想到了娘拄着拐棍送他的样子。多么漫长的黑夜！他觉得豺狼横行的社会比黑夜还黑暗，这是什么世道呵！原来，俊南家祖辈几代种佃田，打长工，受尽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。俊南出世后，逢上军阀连年混战，张来张家法，李来李家法，你来我往，都是劳苦人民遭殃。在那年头，他娘老子两个帮工，还糊不住一家三口吃穿。没有法子，俊南九岁就到地主家放牛，每天起五更，睡半夜，还要挨打受骂。活熬苦撑地过，俊南长到十五岁了。他娘见儿子长得壮实，觉得有了盼头，心想：家里没有吃闲饭的，过几年俊南一成人，往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。谁知那年五月，赵老头帮东家抢完麦收，累病了。当晚，狗地主来看他，进门就问：“赵伯！哪里痛？想吃什么？要不要歇几天？”自始至终一脸笑。赵老头想，东家从来没有这般“客气”过，今天一定没安好心。他斜撑起身子，强打精神说：“不要紧，只累了一下，歇天把就能下畝。”狗地主直摆手，柔声细语地说：“不要紧，五十出头的人了，又得了病，不多歇些时，怎么行？”说罢，朝狗腿子瞪了瞪眼，放大嗓门说：“还不快把赵伯扶回家！”赵老头先前是憋着气看猴戏，这时，见地主下了逐客令，翻身起床，二话不说，气冲冲地出了门。他回到家里，又气又恼，又没有钱抓药，拖了半月就死了。老伴一死，俊南他娘成天泪不干，哭坏了眼睛，拖垮了身子，十朝半月闹病。独儿寡母，就靠俊南卖短工苦撑着，寒冬腊月老是缺吃的，有时只好出去讨米。俊南被逼得实在没法子，才

从乡下跑到汉口找活干。谁知，等着他的还是凌辱和苦难。工本过了些时，到了考工那天，正下着大雨，赵俊南起了个大早，冒雨跑到机器厂。一到厂门口，只见两扇漆黑的铁门还紧紧地关着，门外却已候着一大堆人，个个破衣烂衫的，站在雨地里淋着。不用问，他们都是来考工的。

人们的衣服淋湿了，冷的浑身直打颤。又等了很久，才见铁门“吱”地一声，慢慢打开了。这时，法国厂长杜拉克在几个监工的簇拥下，神气活现地站在岗房里，嘴里叼着雪茄烟，朝厂门外的人群扫了一眼，又同监工冯敬安嘀咕了一阵子。冯敬安对洋老板点头哈腰，活象一只哈巴狗，一转过身来，立即露出一副凶相，朝着考工的人们喊道：“喂，考工的，跟我来！”赵俊南随人群一拥而进，跟着冯敬安到了木工房。

木工房在厂的东南角，有两大间厂房，是修理火车皮的主要车间，里面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圆木，少说也有两千来根，大多是水桶那么粗，一两丈长。冯敬安见考工的到齐了，就指着远处的一个料场，对大家说：“考工先考力气。现在，你们把这些圆木搬到那里去。谁搬得多，跑得快，码得好，谁就进厂。”

大伙朝前面一看，五六十丈远的地方，有一块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荒地。那里已堆了不少圆木、油桶、钢板之类的物件。为了进厂，人们只得冒着大雨，高一脚低一脚地来回奔走，拚命地干，一个人搬不动的，就两个人合伙抬。冯敬安站在一旁，双手叉腰，大声吼道：“快搬，快快搬！这堆圆木上午搬不完，谁也别想进厂！”大伙来回扛，累得汗

珠子直掉，不到一个上午，圆木搬光了。这时候，洋厂长杜拉克挺着肥猪肚子，母鸭似的走进木工房，先朝四处瞅了一下，又把猪脑壳点了一点，假惺惺地说：“好，很好，很好！”

站在人群中的赵俊南，见洋老板点头晃脑地说“好”，冲着问：“我们可以进厂了吧？”

“哼，就想进厂？”冯敬安冷笑着说。

“还有什么花样？”有几个青年人不耐烦地问。

“嚷什么，那么容易进厂？”冯敬安边说边走近洋厂长，杜拉克将蓝眼珠转了两下，又把手往远处指了一指，冯敬安会意，立即开了腔：“扛圆木，只是考考你们的肩膀硬实不硬实，试试你们的两腿利索不利索。嘿，还要考手劲，举‘独轮轴’。谁能举起来，谁就进厂。”

这“独轮轴”是个铁家伙，光秃秃的，一头轻，一头重，少说也有一百七八十斤。洋厂长挖空了心思，把它专门用来刁难和折磨考工的。举这个家伙，可不是玩的，因为它一头重，一头轻，举它的时候，就得用一只手使劲压住空轴头，用另一只手把轮子连轴一起托起来，不但要有过人的臂力，还要用力得当；弄得不好，轻者被打成残废，重者有生命危险。

大伙被冯敬安带到一块荒草坪上。只见“独轮轴”象缺了前腿的大水牛，歪倒在地上，半个铁轮深深的陷进泥里，由于日晒雨淋，外面生了厚厚的一层铁锈。冯敬安指着“独轮轴”，两只老鼠眼睛朝大家一瞪，说：“大家听着，考这玩艺呀，有个规矩，要听我喊一、二、三，喊完了三，就得把它举起

来，早了不行，晚了也不行，现在开始。”不要说大伙已拚命干了一上午，腿跑酸了，肩压痛了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就是吃饱了饭，蓄足了劲，要把这家伙举起来也难啊！可是为了进厂，许多人还是硬着头皮试了试，结果，没有一个举得起。冯敬安暗暗高兴，十分佩服洋厂长的如意算盘打得好：不雇一个人，不花一文钱，就搬完了一大堆圆木，真是无本万利。

“我来！”冯敬安正在洋洋得意，赵俊南大喝一声，跨步上前。这时，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看样子是失业工人，一把拉住了他，愤恨地说：“这伙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尽坑害人，我们已经上当了，别再冒这个险！”

“不要紧，我憋不了这个气！”赵俊南感激地望着失业工人，心里想：难道卖了棉被，“送了礼”，累了一个上午白闹一场！不行呀，回去也没法子想。他不听那个失业工人的劝告，“噎噎”走到“独轮轴”跟前，双目圆睁、满脸怒色，紧了紧腰带，做好了准备。冯敬安朝赵俊南冷冷望了一眼，拖长声调喊出了“一”，赵俊南吸足气，猛一使劲，把“独轮轴”提了起来，紧接着又用右手托住了轮轴。这时，赵俊南双腿肌肉绷得鼓鼓的，汗水夹着雨水，不停地从身上往下淌，脸色由红变黄，由黄转白，大伙屏住呼吸，为他捏着一把汗。过了一会，冯敬南才从牙缝里挤出了个“二”字，赵俊南又一下把“独轮轴”猛举到肩上。狡猾的冯敬安，眼看“独轮轴”就要被举起，乘赵俊南还来不及换气，就赶紧喊出了“三”！空气紧张得要爆火星子，周围的人都担心赵俊南要吃亏，个个急的拳头握出了水！谁知赵俊南把双腿一弓，身子稍微下蹲，

右手抓住紧挨轮子的轴身，使出了全身气力，拚命往上一推，终于把“独轮轴”举过了头顶。冯敬安惊呆了，踉踉跄跄往后退。考工的人们出了一口长气，象一块石头落下地，高兴得直叫：“好！”“神力！”正在这时，赵俊南一阵心慌，眼前金花直冒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手脚发麻，但他心里明白：“独轮轴”一掉下来，弄不好要被砸死！霎时，他将身子往后一闪，“噔”的一声，独轮砸进泥里。赵俊南虽没有被砸着，但由于劳累过度，晕倒了。

“唉呀！”考工的人赶紧向赵俊南围拢来。冯敬安见赵俊南晕过去了，骂了一声“饭桶”转身就走。

“你往哪里溜？！”还是那个失业工人，他大步上前，一把抓住冯敬安，指着躺在地上的赵俊南问：“他该可以进厂吧？”“不行，不行！人都晕死了，进厂有什么用？”冯敬安狡诈地回答。

“他妈的，说话不算数！”“他是骗老子们来扛木头的！”众人怒吼着，一些青年人痛骂着。

这时，赵俊南已苏醒过来，听到冯敬安连说几个“不行”，真是火冒三丈。他强撑起身子，猛一下站起来，挺胸昂头走到冯敬安面前，两眼愤怒地死死盯住冯敬安，上百名考工的，个个紧握着拳头往前拥，冯敬安见到这架势，心想：再要说个“不”字，恐怕不被打扁也要捶瘫。只好“嘿嘿”一笑，战战兢兢地对赵俊南说：“你……你进厂……”看到冯敬安吞吞吐吐的，人们齐声喊了起来：“不进厂不行！”

“你们喝我们的血，我们要剥你们的皮！”赵俊南牙齿咬得格格响。

“是，是……马……马……马……马上进厂！”冯敬安牙齿直打架，杜拉克在远处直发呆。

人们的怒吼声冲向天空，震动了机器厂，响彻整个江岸！

人不前。丁是走十六，工火激银喊谢景制职李黄世籍
又半步进景，是六部不前大，文怪小个西，派丑辛直得千儿
也路。班食出章全，部主前人口四家一，派要前直得千儿
。部干飞报出黑舞早战，史火普舞只，去

，里银喊，然网眼舞户天，平个一前且十辛〇二共一
迎和，步前因一丁塞象口网，前雨成干舞职舞。料一装燕象
，是部主成前，冒直星金前舞舞舞，舞舞一或舞前舞。歌因
。部主前看，黑一舞前，舞职舞前舞前舞。部主前看

里一前，里史舞舞五，里手舞舞手富舞舞史工，部主
史，里舞舞舞，里舞舞舞舞，里舞舞舞，不里史舞舞舞
史前舞入工！丁里手舞舞舞舞天令，西史史舞舞舞个前，里
丁史舞，里前入工舞舞舞舞。丁户前史舞舞舞舞，来孩
大，里手舞舞舞，里舞”！丁里史舞舞舞，里舞要前”官好

。丁史舞舞大前
心人史，里舞舞舞，手前辛八，只四史不斗良，富舞舞
本，对家个史。“里史舞”里前入工，户人点半官好，里手舞
里丁史史，中史史史史丁丁国史史来史，里史前带一史史
，是史史史史入工。史工前史器

，史史史史史史山

曾玉良怒打徐老虎

薛世茂老师傅是锅炉房烧火工，六十多岁了。前不久，儿子被轨道车压死，两个小孙女，大的不满六岁；最近老伴又被疾病折磨得要死，一家四口人的生活，全靠他负担。没办法，只得硬着头皮，起早摸黑地进厂干活。

一九二〇年七月的一个下午，天气特别闷热，锅炉房里，象蒸笼一样。薛师傅汗如雨淌，胸口象塞了一团棉花，呼吸困难。他刚铲起一锹煤，就觉眼前金星直冒，锅炉在摇晃，房子在转动。年老体弱的薛师傅，两眼一黑，昏倒在地。

这时，工头徐绍富手摇鹅毛扇，正好路过这里，他一见薛师傅躺在地下，瞪着狗眼，飞冲进锅炉房，抬脚就踢，边骂：“你个偷懒的老东西，今天可碰到我手里了！”工人们闻声赶来，可是薛师傅已咽气了。徐绍富威胁工人们说：“看见了没有？谁要偷懒，薛老头就是样子！”说罢，摇起鹅毛扇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

徐绍富，身長不过四尺，八字眉毛，绿豆眼睛，为人心狠手毒，没有半点人气，工人称他“徐老虎”。这个家伙，本是江岸一带的流氓，后来被法国厂长杜拉克看中，当上了机器厂的工头。工人们骂他是：

山间蜈蚣地上蛇，

龇牙咧嘴乱咬人。

敲诈勒索干坏事，
吃肉喝血不吐骨。

工人们四下里传说着薛师傅被踢死的惨事，心头上刻下那深深仇恨，个个痛恨徐老虎。正在喝稀粥的车床工曾玉良听到消息后，好似晴天响了一个炸雷，他“啪”的一声，把碗筷扔在破桌上，顺手操起一根枣木棍，就往外跑……。

曾玉良，三十五六岁年纪，高鼻梁，大眼睛，他给地主做过长工，在码头扛过苦力。五年前，经薛师傅介绍，进了江岸机器厂。他虽然吃过地主、工头不少苦头，但身子骨炼得结结实实，还学了一身武艺，伸出胳膊来，肌肉象石头蛋一样，硬鼓鼓的，使人一见，就知道是个豪爽热情、不畏强暴的硬汉子。他爱唱段越剧，拉个胡琴，在工人中间对谁都亲亲热热的，遇到年纪大的老师傅搬弄铁件吃力，他总是上前帮助；对待监工把头，从来没有好脸色。他常对人说：“人穷志不短，穷要有把硬骨头。”平时，监工把头打骂工人，只要被他看见了，总要挺身而出，与他们争斗一番。他常说：“穷帮穷，一条心，天塌下来大伙顶！”厂里工人都说他是好样的。

镶配工王先端看见曾玉良拿着棍子出了门，吃了一惊：曾玉良是个天不怕、地不怕的硬汉子，有股“不干则已，一干到底”的犟劲，他这一去，不把徐老虎揍死，也要打瘫。又想：徐老虎周围还住着瘦猴子、李万发、汪明照一帮无恶不作的监工把头，曾玉良单枪匹马，恐怕要吃亏。怎么办？王先端急忙去找翻砂工姜绍基，这人是曾玉良的好友，平时敢

作敢为，又勇中有谋。

天已煞黑，没有一丝风，闷热闷热的，使人喘不过气来。这时徐老虎，正躺在门口的藤椅上，跷起二郎腿，抽烟喝茶，与机械场的监工李万发谈天。

“老徐啊，你今天干得太显眼的吧？”

“显眼？老东西活该！”

“我是说下手也得看个地方，当心工人来找麻烦！”

“哼！看他们长几个脑袋，胆敢拿鸡蛋来碰石头。”

徐老虎谈兴正高，忽然从黑地里闪出一条大汉，大吼一声：“徐绍富！”徐老虎刚一转脸，只见一根粗棍迎面劈来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徐老虎急忙把头一偏，只听“啪笃”一声，右肩上早挨了一棍。这一棍，打得他浑身抽筋，喊爹叫娘，立即瘫倒在地；曾玉良又飞起一脚，把徐老虎踢出丈把远，跌了个狗吃屎；曾玉良接着一个箭步上前，踩住徐老虎的腰部，丢掉木棍，挥起拳头，一边猛打，一边咬着牙骂道：“你这个恶棍，我看你到底长了几个脑袋！”

打罢徐老虎，不见了李万发。原来，他见徐老虎被打得嗷嗷叫，吓得屁滚尿流，就抱头溜走了。曾玉良捡起木棍，正要前去寻找，突然黑地里来了一群人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姜绍基领着工友们来了。曾玉良对老姜说：“你们来得正好！”老姜关心地问：“你没有吃亏吧？”曾玉良向瘫在地上的徐老虎一指：“这小子吃了点亏。可惜李万发跑了！”说着，几个小伙子又踢了徐老虎几脚，骂道：“你也尝尝老子们的拳脚！”姜绍基上前用脚一拨，叫徐老虎来了个面朝天，挨近一看，只见他鼻青脸肿，一动不动，早已不省人事了。

“算了，让这小子摊摊凉。”曾玉良捋了捋袖子，对老姜说：“我带几个工友去撵李万发！”接着又喊了声“跟我来！”转身就要去追。

“慢着！”老姜一把拉住曾玉良：“一拳打不烂阎王殿，揍了徐老虎，也教训了李万发。我们赶快离开这里，他们要来报复的。”曾玉良听了，觉得有理，赶紧走了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不一会，李万发就领来了一帮打手，但工人早已走得无影无踪。李万发摸摸徐老虎的胸口，还在微微跳动，扬手吼道：“别他妈的卖傻，快点！”打手们七手八脚，象抬死猪一样把徐老虎送进了医院。

徐老虎在医院里整整躺了四个多月，眼睛被打瞎了一只，右肩骨被打碎了，医也无效。事后杜拉克问他：“是谁打的？”徐老虎哭丧着脸说：“那天晚上太黑，来的又猛，没等看清面目就被打昏了。”

“饭桶！”杜拉克边骂徐老虎，边问李万发：“你看见是谁？”

“我我……我看见了不抓住他呀？”李万发支支吾吾，还硬要面子哩。

杜拉克大发雷霆：“你们统统都是饭桶！饭桶……”

徐老虎挨揍以后，全厂工人，特别是锅炉房工人，个个拍手称快：“揍得好！揍得巧！”“打瘫徐老虎，长了工人的志气！”曾玉良说：“在这年月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对监工坏蛋，就得齐心跟他们斗。穷帮穷，一条心，天塌下来大伙顶！”工人们听了心里乐滋滋的，西老师傅姜绍基在一旁哈哈大笑。从此，大伙更爱戴曾玉良了。

愤怒的烈火

一向阴冷、寂静、肮脏的“老君殿”，这几天热火、干净起来了。工人们一下了班，就来这里收拾殿堂。有的跳上供桌，一脚踹倒那尊“老君爷”，有的拿起长长的扫把，扫掉多年积下的灰尘，有的在墙上贴着崭新的标语。他们个个面带喜色，行走一条线，坐下一团火，团结得可紧啦。原来他们按照党的指示，正在筹备自己的组织——工人俱乐部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。

洋老板、狗腿子看到这般情景，真好象“扬子江心翻船，万丈高楼塌脚”，急得屁股底下着火，喉咙眼里冒烟。他们一边紧张地商量对策，一边发急电向赵继贤、吴佩孚这些军阀头子报告。

三天后的早晨，工人刚上工，平素日出三竿不起床的厂长、帮办、监工们，个个袍褂整齐，人人满脸奸笑，鱼贯来到厂里。大头佬林胖子，捧着一个大红托盘，盘里堆满银元钞票，还有五颜六色的奖牌。这个凶神，今天破例地对工人点头微笑着。

洋厂长杜拉克，见他的帮凶们来齐了，整整脖领上的黑花领结，两个大拇指插进西装口袋，露在外边的手指不时地煽动着，蓝眼珠直翻，唧里哇啦的开始讲话了。

帮办“狗不理”站在一边作翻译：“吴大帅一向保护劳工，多年来身体力行。”他刚翻完这一句，底下就轰起来了：“保护劳工，说的好听！”“看他还放什么屁！”

狗不理连喊了几声“雅静，雅静！”洋厂长又说了几句，狗不理对工人“嘿嘿”一笑，又翻译开了：“大帅为表彰诸位工友，特给每位长牌工赏银两元，每位工匠除照领赏银两元之外并赐给战捷勋章一枚，深望众位以大帅的功德为行动指南，勿受赤党诱惑，全力赞助大帅之民主大业……。”说完，监工把头们尽管起劲地拍手，掌声还是七零八落，工人们知道这些家伙心怀鬼胎，个个翻着白眼，杜拉克、狗不理见势不妙，向林胖子瞪了几眼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林胖子转身对工人们装腔作势地说：“厂长讲话，连手都不拍拍？要知道：这是吴大帅的恩德！上峰的赏赐！”说着就往工人手里塞钱、塞“勋章”。工人们很气愤，扔了一地。林胖子是见钱如命的家伙，本想捞一把，但这是厂长的命令，只得照办。

林胖子谩骂着，向厂长交令去了。

“我看这是刘备摔阿斗——刁买人心！”

“这是迷魂药，吃不得！”

“坚决退回去！”

“慢着！”这时，从人群中走一个大高个，挥着手说：“这钱一退回去，非落到林胖子腰包里不可！他们究竟玩什么花招，我们还得看一看。”

“对！”

“有理！”